

军需工厂

——强制劳动的实体

大泽刚

(特高班员 军曹)

当啷！当啷！当啷！铃声非常起劲儿地震荡着。

在中国长春以南的公主岭，有一座被称作“森林兵营”的日本兵营。部队由于战争情况逐渐恶化而往南方移动以后，这里有一个强制收容中国人的坦克兵营。1945年3月8日早晨，在坦克兵营中央走廊，一个日本人摇着铃走着。没有火的寒冷营房的木板间里，就在一张草席上身体紧挨着睡着的中国人，只是稍微把身子动了一下，互相更靠近地又接着睡了。

日本监工是有着陆军下士头衔的宿舍长西原，在长筒形的走廊里胡乱摇着铃，把不起来的人一个一个地拉开被子硬拖起来。被叫起来的人把盖在薄薄被褥上的破烂棉袄披在肩上，用无精打采的脚步上厕所。厕所因为露天，水管的水早就冻结流不出来了。

在满是尘土和垃圾的营房里，拿来了冷的高粱粥，和只有一部分真带咸味的咸菜。每个人用破了的饭碗互相友好地分着吃。

我作为军需监察班的宪兵下士，把手插到外套口袋里，拉下防寒帽的护耳，深戴着帽子，冒充勤务科职员，使劲地踏着地面发出响声，一面窥视着左右营房，穿过走廊。

“西原君，睡过头的家伙太多了！今天有多少人上班？”我不高兴地问刚才摇铃的西原。

“要是有300人，那就算好的。”

“为什么就那么点人呀？”

“最近有5个人受了伤，还在躺着，有50名左右的人因病正睡着。”

“这些家伙也给饭吃吗？”

“也给吃呀！”

“傻瓜！管得着吗？给他们饭吃就糟了。如果能吃饭的家伙说是有病，那么起来劳动的人不也都说是有病了嘛！”

“此外，还有夜里逃跑的家伙，到了早晨，数目就不够了。”

“在公主岭车站，没有旅行证明书的人照理说是不卖车票的。还在街上打转转吧？”

“不，已经不在公主岭街上转悠了。不管怎样，总算是和谁联络上，巧妙地逃跑了吧。因为在公主岭车站有车站宪兵抓人，逃跑的人好像是徒步。有钱的家伙大概是从旁边的蔡家车站坐火车逃跑的。”

“要是给了钱，就能逃跑。如果看到有越栏逃跑的家伙，就要在全体人员前面进行惩戒，要打到受不了的程度。打死一两个没有关系。”我这样说完，西原傻笑着。

不久，在被营房围着的广场当中，在挂国旗的杆子前面，很多人集合起来。有由附近宿舍集合来的日本职工，和在这个兵营外面住宿的“勤劳报国学生动员队”的佳木斯中

学200名日本学生。300名中国人也在西原号令下排列着。

学生和日本职工缓慢地唱着日本国歌。

然后，西原带头唱起了所谓“满洲国国歌”。

只有20名左右的日本人唱着，此外谁也没有唱出来。太阳旗和五色旗总算升到杆头飘扬起来。

升旗不升旗，唱歌不唱歌，300名中国人谁也不对这个仪式发生兴趣。也有把脚踩得啪嗒啪嗒响的人和晃动着身体的人，他们还穿着夏天的鞋，从破烂衣服里露出胳膊肘。西原虽然喊“敬礼”，但是，除日本人外谁也不把头低下。

我搀杂在日本人队列当中，在中国人显而易见的地方低下头来。我让中国人看到这种态度是想说明：我在你们国家的国旗前面低下头来，可是你们是什么礼貌也不懂的东西。比这个更强烈的感觉是，最近战争情况恶化，在街头走着，从后面似乎受到了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嘲笑。我觉得好像是受到沉默的抵抗这种严重的侮辱。

中国人被几个监工带着，成群结队横过铁路，向着有两公里远的飞机工厂走去。他们两手插在袖子里，默默地走着。骑马的宪兵前前后后跑着，警戒着离开队伍的人。也有两三个挨紧走着的病人。在中途，从昨天早晨起就一直劳动，下工的人带着疲劳和困倦的苍白脸色，和来替换的人互相用眼睛打着招呼，错了过去。刚到的这群人进入四面拉着铁丝网的工厂里去了。

300名中国人又集中在工厂的广场上。日本事务员和职工也集中起来。

大致在集中完毕的时候，由日本航空参谋本部派来在工厂里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军需监察官江口中尉，率领四个军官哗啦哗啦地带着军刀出来了。跟在军官后面的是满洲飞

机公司公主岭制造所所长西村，由“满洲国副县长”擢到这里任总务科长的宫本，他的党羽——同样是副县长并以哄骗、榨取中国人的“才能”而受到赏识的劳动科长恒成等，和其他科长一道，身穿皮外套，满脸通红走了出来。

江口中尉登到台上，受到日本人的敬礼。他整理了一下戴着白色手套，从一个少尉恭恭敬敬拿来的泡桐盒子里取出一个卷轴，大声读着《圣战诏书》。日本人好几次低下头去。

宫本接着走上台来：

“为了东洋和平而发动的圣战^①已经打了四年，取得了辉煌战果的皇军……”说完老一套话以后，带着悲痛的神色大叫道：“大东亚战争的胜败在于飞机的生产，因而重任在诸君的肩上。日本现在无论如何都需要两千架飞机。日本人和满洲的国民，本着日满同心同德的精神，必须完成这个事业！”

日本职工的大部分，在这个寒冷的天气里冻着，充满了不满的情绪。中国人连一个听的也没有。

解散以后，日本职工跑回各个分工厂。中国人跟在他们后面，把手揣在袖子里进了工厂。守卫人员撵着他们，在入口的地方大喊着。这些中国人本来就不是日本军用飞机工厂的职工，大概是在奉天没有工作，饥寒交迫，没有吃的，没有办法才进了这个工厂的；有的是经过宪兵和警察的劳工动员才来的。去年12月底，曾在奉天的这个飞机工厂受到美军的轰炸，转移到公主岭，那时候，有家属的和没有家属的都被撵着，只穿着身上的一套衣服，和机器一道装在货车上，

^① 即指太平洋战争。——译者

从工厂运来。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日本职工，除去一部分很早就做工的以外，多是在日本因为贫穷而短期离乡出外干活挣钱的农民出身的人。其中有些是农村的二儿子、三儿子^①，说是去开垦团^②而出来的。在中途到这个工厂来的还有200名十五六岁的青少年。

在工厂中，机器和材料原封不动地捆包着，乱七八糟到处堆着。在角落里，日本职工和学徒操作的机器开始发出徐缓的声音。由日本航空队飞机库改造成的这个工厂，玻璃破了，沙沙的雪和风吹了进来。中国人一进工厂，就在原封不动捆包着的机器周围集中。现场监督用棍子捅着这些人的后背，粗暴地让他们搬运这些机器和材料。在中国人的脸上，由于寒冷和疲劳，再加上不堪忍受的侮辱，自然流露出苦恼的神色。

我直呆呆地看着这工作的情形。

“是飞机！是飞机！是制造特攻飞机^③呀！付出多大牺牲也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我这样考虑着，对眼前中国人的缓慢动作感到生气、烦躁。

在我的头脑当中浮现出这工厂像流水似的生产出来的特攻飞机，和抱着炸弹用身体向军舰冲撞而把军舰击沉的身影。这是因为，我在工厂旁边的航空队每天看到青少年航空兵进行用身体冲撞的特攻训练。

① 当时日本法律规定只有长子有继承权，所以次子、三子多出外谋生。

——译者

② 开垦团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招募日本贫穷家青少年向我国东北移民的组织。——译者

③ 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因为飞机性能不如美国，制造一种和美国飞机、军舰相撞的自杀飞机。——译者

用扁担搬运机器的两个中国人，前面抬的给绊倒了。向前倒的机器发出当的一声滑倒在混凝土上，机器上装的导管软软地弯了。我跑上前去，朝着两个人的嘴巴不断地狠打。

“畜生！你们……”我呼吸急促地大喊着。前面的男人似乎滑倒时闪了腰，趴了下去。我用鞋尖踢起他的肩膀，盯着他的脸，那是个三十二三岁者的颧骨突出的瘦削的脸，眼睛正朝上看着我。我又一次像要踩上去似的把他踢倒了。在我的头脑中，这个脸作为一个新的猎获物而留下了印象。监工走近前来。

“姓刘的这个家伙尽学坏，不好制服呀！”他这样说着，用脚踩在刘的背上。

我把这里委托给监工之后，就到角落里的组装车间去了。一个满脸胡子的日本人在使用锉刀。在这个男人前面，我两次整理所戴的防寒帽，动作极为自然。对方理解了我的意思，又稍微干了一会儿之后就走到角落的工具仓库去了。他是化装成职工、作为退伍士兵在这个工厂里做工的，对谁都隐瞒着身份。他潜藏在这里，为的是刺探日本职工和中国人的活动，他是新京宪兵队本部的伊藤上士。我在工具请领书上写了那个姓刘的人的事情，写了刚才的情况，要求监视他，和螺丝钳子一起递了过去。

在烧红的炉子旁边，我透过玻璃监视着分配给这个发动机分工厂的150名中国人的工作。目不转睛地看着把安放机器的混凝土弄坏的情况，看着运土的人和手握铁棒移动大机器的人，看着20多人围成一群推着一部机器的情况。

姓刘的忍受着身体痛苦，东倒西歪地扛着零件。旁边的一个人正要替他扛，监工抓住刘的带补丁衣服的脖领，把他拉开了。刘的衣服被撕了个一尺来长的口子。

“即使是稍微妨碍制造飞机的家伙，也要让他尝到苦头！”我嘟囔着说。

机器和材料接连不断地运进来了，是中国人靠两只手和瘦瘦的身体，用肩膀运来卸下的。在日本航空参谋本部，从关东军士兵当中挑选的技术人员编成700人的技术部队，进入工厂，正在为4月份日本资本家代表前来视察而焦急。飞机的两翼和身子虽然排列着，但是作为关键部件的发动机却一个也造不出来，飞机不能起飞。

我和江口、西村不论怎么焦急，日本职工还是怠工，中国人还是不干活儿，人又是越来越少。

那天的工作一直继续到夜里。整天在监工的痛骂和棍棒下劳动的中国人，在黑暗中的正门前为了检查身上而排着队。在这儿也要长时间等着挨打。在我的指示下，守卫人员把姓刘的留到最后，让他在旁边站着。

大约两小时后，刘坐在宪兵队的审讯室里。在穿着宪兵军服、吐着酒臭、挥动粗大鞭子的我的桌前，他裸体坐着。

“你是故意把机器掉到地上毁坏的吧？”

“没有那样的事！”

“刺探日本军队机密是受谁的指使？”

“不知道。”

啪，每响一次鞭声，刘都呜呜地呻吟，身体蠕动着。我抖动身体，接连不断胡乱殴打刘的变成紫色的后背。

在旁边的屋子里，铃木军曹一边打着一个说是因为母亲生病而想要辞去工厂工作回到日本去的青年，一边狠狠地骂着：

“你这样也算是日本人吗？讨厌战争吗？要是讨厌那就让你讨厌吧，过来！”于是响起打嘴巴的声音。

“这个时候的南方，在你说着这些废话的时候，皇军的士兵在死亡！”

我在铃木的怒声中不示弱，把刘打得很苦。

在写着“公主岭宪兵分队”的黑色屋子里，从来没有完结的鞭声和人们的呻吟声，响彻寒冷的夜空。

战争在哪儿也是让人痛苦，也是夺取人的生命。我为了这样的战争而不分昼夜地把中国的人们残杀。

战争使人变成鬼。战争胡乱夺取人的生命。战争使人们成为奴隶，夺走他们的幸福。我向中国人民发誓：“我断然抛弃昨天走过的战争道路，对战争绝对反对，为和平贡献余生。”

简 历

原籍：岐阜县郡上部

出身阶级：中农

学历：高小毕业

职业：国有铁路火车司机

最终部队名：旧关东军新京宪兵队公主岭宪兵分队

被捕时间、地点：1945年8月15日，中国东北公主岭市